

我讀「天籟」

文從道

讀完「天籟」，窗櫺上正灑滿了黎明的曙光。

推開窗葉，望着澄明的藍天，就像看到了十八歲的凌耿，在小金門的衝激海浪中呼躍而起，禁不住爲他呼吸引自由清新的空氣而欣喜。

但，想到過去卅二個小時裏，自己的心靈隨着他細膩的筆觸，雋永的描述而被捲入那樣一個荒誕、驚悸、恐怖、殘酷的世界，我幾乎後悔花了四十塊錢把這本書買回來。

瞞上書本，我想起了讀「青青的草原」的感受。

那是張永祥以「文化大革命」爲背景所撰寫的多幕劇，曾經獲得過國軍文藝金像獎。我對於劇中學生們鬭爭老師的場景，始終感到懷疑，而認爲它的「宣傳性」重於「寫實性」，演出時恐難得到觀眾的共鳴。

讀完了「天籟」，方知道「青青的草原」所描述的還不及大陸實況的萬分之一。如果不是凌耿的「以失重六公斤的代價，換來了五十萬字的手稿。」（他的自白）寫出了這本震驚世界的「天籟」，我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，對大陸共匪蹂躪固有文化，摧殘人類本性的了解，恐怕永遠祇止於道聽塗說。

正如大家所知道的，凌耿是臺大學生郭坤仁的化名，他三年前唾棄共匪暴政，從廈門泅水到小金門投奔自由，現就讀於臺大電機系三年級。

「天籟」是他用第一人稱寫的報導文學，記載從民國五十五年六月一日文化大革命在福建省廈門市掀起風暴，到五十七年七月十九日他逃離大陸的兩年又一個半月的生活，這也是共匪文化大革命暴行的縮影。

當六月一日那天早晨，他知道學校不上課，而預感到一個新的運動即將來臨……老師們都失去了慣有的氣度，一個個顯得「惴惴不安」的時候，他祇不過是個十六歲的中學生。而且良知認定「背叛校長和老師是一種負義的行為。」但：「我如果還想讀大學，就需要政治資本，而這政治資本正是唯有不顧良心才能得到的。」

（引自原著第五頁）

就這樣，他被揪着鼻子捲入了這場紅色大風暴。

他在學校寫大字報，鬭爭老師，設立「牛鬼蛇神黑窩」……祇不過十多天光景，就讓這樣一個純樸的年輕人，感悟到「日常生活中每一事物都可以啓發用刑人的靈感，連喫飯時手中握着的筷子也能想到如何把它當做刑具。」

沒多久，他正式被選為第一批紅衛兵，並且擔任過福建省紅衛兵總部常委兼組織部長、福建省廈門市紅衛兵總部外事部長、作戰部副部長等重要職務。被挑起的年輕人愚昧的衝動，在社會上開始了「打、砸、搶、抄、抓」無法無天的行徑。

他參予過鬭爭福建省教育廳長王于畊的大會，他曾這樣寫下那一場殘酷的掠影：「王于畊被四個厦八中的紅衛兵押下堂來，雙手被反扣在背後。每逢她被迫認罪時，那四個紅衛兵就按下她的腦袋，當她垂首聽批判時，他們又常常猛拉她的頭髮，使她抬起頭來。」王于畊不是別人，正是福建省第一號紅人省委葉飛的太太哩！當然，葉飛也同樣是反毛派的人物，他的結局可想而知。

在「天籟」裏面，作者花了很長的篇幅，寫流竄到北平的過程，從這大半個中國的行程裏面，我們真正看到了被蹂躪的大陸同胞的生活苦況。

當他們坐火車經過江西省的時候，「每到一處，許多當地的年輕人會跑到車窗下面來，假裝要交換紀念品。然後，車一開動，他們就伸手剝我們腕上的手錶、衣袋裏的錢或掛在窗外的行李……」

安徽的情形更可怕：「有一次，梅梅（作者的女友）正在吃蛋，方吃了一半，就被一個乞丐劈手奪去了」；「你應該培養共產黨精神，你們都是溫室裏的花，喫蛋還要把蛋殼扔掉……」而另一個場景，令人鼻酸得要

落淚：「在某一個月臺上，我們當中的一人彎下腰去，正要餵一片餅干給一個小孩吃，冷不防他的父母衝過來，抓住餅干就往自己嘴裏塞，孩子祇不過是他們的餌。」

而在山東，他們果真在包子館裏面喫過人的指甲。

自然，到了北平，「毛主席」接見了這批「紅衛兵小將們」。「他在一輛吉普車上，神色木然，看不出高興或悲哀……旁邊的林彪相形之下就顯得又小，又瘦，又駝着背……」。曾幾何時，林彪這位「親密的戰友」，也成了獨夫暴君的鬭爭標的，無聲無嗅消失得像條蛆蟲。

就像爲作者佩帶紅衛兵袖章的廈門市委袁改，不到一個月就被鬧垮一樣。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因果，也循環到了凌耿頭上，逼得他在兩派衝突的夾縫裏落荒而逃，走遍了南中國的另外幾個省，而他被通緝的理由是：「思想反動，破壞了軍民關係，是個兩面三刀的危險敵人……」

等到所謂「二二談判」結束，陳匪伯達爲福建「文革」所做的結語是：「兩派都有錯，福建人民變成了你們的犧牲品。」凌耿才覺悟到：「自己對一切已經不存幻念，反而才對一切事看得這樣清楚。」（二四六頁）他們又是誰的犧牲品呢？

作者在另一篇自白的文章裏引用一位美國讀者讀完「天籟」所說的話：「最好的宣傳是沒有宣傳。」「天籟」祇是理知地寫出歷史上沒有前例的這件事實。讀這本書，也同樣必須理知地去體認，去辨識，去鑑定。所謂「文化大革命」究竟是個什麼樣的詭計？建築在鬭爭意識基礎上的共匪暴政，還會有什麼花招來延續牠苟延殘喘的生命？

「天籟」不是小說，却有小說的動人情節、舒暢佈局、嚴密結構。

「天籟」不是戲劇，却蘊含着戲劇的強烈衝激，高潮迭起，變幻詭譎，使你不可釋手。

我很喜歡作者和梅梅之間的沒有結局的愛情故事，那正是善良人性光輝的輻射。

我也很喜歡那個送還錢包的汽車司機，他正是被關在鐵幕裏的善良同胞的塑像。

讀完「天籟」，我一心一意所想的，只是要儘快回到那片受難的沃土，去傾聽千千萬萬個凌耿的傾訴。